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

寓賢

宋二

知和州陸子高埈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大理丞何叔達彥猷子伯㬊附

兵部尚書宋嗣宗延祖

進賢令程可久迥子絢孫仲熊附

戶部尚書蔡子平洸

王性之銍

翰林學士綦叔厚崇禮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禮部侍郎洪芹

參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右文殿修撰焦濟甫炳炎 弟煥炎附

敷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叅知政事楊元極棟

處士宋斌

周子受祜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謝皐羽翶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元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子大椿附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 族子友初附

馬從事易之

侍儀舍人陳雲嶠柏

總叔彝倫

孝了張端

可閒老人張光弼昱

薩都剌天錫

丁隺年

李原善蒔

穆問達世聞

明

兵部尚書溫祥卿

戶部侍郎高季廸啓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貢友初性之

太常張來儀羽

太常少卿高士敏巽志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會稽二無名氏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鄧吏部林
行人司副唐子兆志大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袁武選永之袠

行人薛尚謙侃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朱龍昌令冏氏閱

寓賢

宋二共四十六人

敷文閣待制曾吉甫幾兄開附

曾幾字吉甫，贛州人，以兄弼恩起將仕郎，累官敷文閣待制，立朝敢諫，負氣不阿，嘗三仕嶺表，家無南物，晚節猶重於人，雖檢邪如湯思退，亦以不得從游爲恨，早從

易氏孔文仲弟兄講學時諫官劉安世以黨禁人無敢
窺其門者㡬獨與之往還避地衡岳又與胡安國游故
其學益邃爲文雅正尤工於詩有經說文集各若干卷
㡬初與兄禮部侍郎開徙家河南紹興末因官浙東卜
居於越寄禹蹟寺中未㡬其子浙西提刑逮迎養於官
卒平江歸葬山陰之鳳皇山下詔贈左光祿大夫謚文
清

右司郎官張彥亨震

張震字彥亨魏公浚五世孫自綿竹徙居歙乾道巳

丑登進士歷院轄寺丞知撫州江西倉以不附韓侂胄罷歸嘉定初召爲郎遷右司郎官奉祠不復出時論以正人目之震娶會稽曾文清公女其子遠猷後爲紹興太守因家於越

馮熙績成 孫彥玠附

馮威字熙績滑州白馬縣人太史中書令魯國勳威公守信之孫也建炎間扈駕至温州遂居永嘉德政鄉嘗賦詩云扈蹕東來到永嘉南燕萬里盡平沙粉身碎骨死無根願報中原報國家岳飛素奇之羅致屬幕屢與

兀朮戰，獲捷立功，收復州縣，每念魯公以必死報國，高宗書嘉忠二字賜之，遂以嘉忠名堂，誓曰，吾家清野久矣，今何面目行白日下，使成不能滅虜報國者辱祖，不忠不孝，當自殞於斯堂，時高宗賜岳軍旗曰旌忠，而嶽以嘉忠名堂，故虜有二忠將軍，萬死不可親之謠，飛既以冤死，成遂滅跡人間，以琹書自娛，號湖山居士，及卒，樞使劉珙以詩挽之，有武穆英賢友，勳威忠孝孫之句，孫彥玠博學多才略，有祖風，宋亡入山不出，以忠孝世其家，

黟縣令陳伯和塤

陳塤字伯和，陽翟人，澗上丈人恬之族子，博學工詩，南渡寓居桐廬，與滕岑相唱和，岑盛稱之，以爲力追作者，塤嘗次岑韻山居詩云，解紐滄濱畔，攜家紫翠間，地臨雙港勝，天與兩年閒，茅屋靜聞雨，竹籬疎見山，所慚隣舍老，句險不容攀，雙港者一名橫港，即桐溪也，以紹興進士，終黟縣令，卒於家，

左司諫馬伸

馬伸東平人，政和中進士，歷官左司諫，有直聲，建炎初，

隨高宗南渡寓家龍丘抗疏劾黃潛善汪伯彥朋奸誤
國貞監濮州酒稅死道中後胡安國訟其冤請官其子
孫以旌直臣不報

大理司直賈子野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
和二年入太學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東陽
登紹興二年進士授桐廬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
南來以詔諭江南爲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剴論
讐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踰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

倫拘虜使決意用兵以圖恢復其辭旨剴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適不爲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未幾出知處州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厰叢愚齋雜著若干卷

知和州陸子高埈

陸埈字子高高郵人建炎初徙居崇德第進士教滁滁人興起於學歷秘書省校書郎倅和州議散武定軍以收人心攝濠州時虜猖獗人情洶洶埈開示大信濠獨晏然散卒鬨埈至受廛者數千乃悉簡爲勁兵改知和

州養士厲俗修倉濬隍功多於濠塈免歸年飢與同志爲粥以食飢民餘萬人用是得疾卒葬縣北六里漫塘劉宰誌其墓

吏部尚書汪聖錫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五歲知讀書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十歲能詩遊鄉校未冠首舉鄉貢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耳少受知喻樗既擢第往從張九成卒業海昌所學益進初任趙鼎帥幕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

議應辰上疏論之忤檜意出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浩然之氣不爲少屈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喪次言者劾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吊人皆危之趙鼎貶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衢守章傑希檜意捕應辰爲阿附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臺求祭文不可得得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乃寢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將誣以不軌事并

應辰而盡去之獄既具而檜死應辰乃免明年召爲吏部郎遷右司以母老乞外出知婺州召爲秘書少監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會議太上尊號失先帝旨乃以敷文閣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時大帥吳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幷侍讀應辰在朝多革獘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

厥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淳熙五年
十二月卒於家、

大理丞何叔遠彥猷 子伯寓附

何彥猷字叔遠高唐人紹興中爲大理丞秦檜誣岳飛
下獄彥猷與李若樸論其無罪万俟禼劾彥猷等黨奸
撓法輕朝廷罪在不赦罷斷寓居德清餘不溪上檜死
高宗欲召用而彥猷已卒孝宗即位遂贈二階特命其
子伯寓爲嚴州文學、

兵部尚書朱躅宗延祖

宋延祖字嗣宗濟南人建炎南渡因家上虞紹興中登
進士尉於潛教授廣德除國子監主簿嘗言招軍利害
又欲重湖廣帥權孝宗甚嘉納之除起居郎兼權給事
中繳駁奏論無顧避未幾改諫議大夫兼侍讀遷兵部
尚書延祖以忠公受知不三年而登八座亦自謂遭時
遇主知無不言以讜直稱卒於官

進賢令程迥子絢孫仲熊附

程迥字可久初家寧陵之沙隨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孤
貧飄泊無以自振年二十餘始知讀書時喪亂甫定四

北士大夫多在錢塘遡得以考德問業所造益深專門
教授學者稱爲沙隨先生遡尤好言易言易者人人殊
然以沙隨爲宗註書百有餘卷舉隆慶進士祕尉太典
遷德興丞終進賢令所至皆著異政然而不究其施朱
熹嘗以書告遡子絢曰敬惟先德博問至行追配古人
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
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
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
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

亦有名

戸部尚書蔡子平洸

蔡洸字子平興化僊游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家霅川父伸左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總領淮東軍馬錢粮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棄罪百姓也郤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

鼎召試吏部尚書稱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
爲喜洗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
閣待制知寧國府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洗事親孝曾
祖喪未易名力請於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悉以振親戚
之貧乏者去朝之日橐無餘貲至鬻所賜鞍韉治行
人服其清潔云

王性之銍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寓居剡中善屬文不樂仕進讀書
五行俱下藏書滿架銍既卒秦檜子熺屬郡將索所藏

書許官其子𨒫子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㩀竟不能奪

翰林院學士綦叔厚崇禮

綦崇禮字叔厚維之北海人登政和進士歷官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詞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晚詔復鄉誥龍圖閣待制崇禮嘗行詞推帝所以褒鄆遺直之意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以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御筆親除爲翰林

學士掌制誥凡五年深得代言之體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揚楚震擾高宗親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及秦帝還七州宴然不知兵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六贈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詞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頗挫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陞升華要歷潤色論思之選

編方亮直不畏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桑所隱檜孫塤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稿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沒乃已

參知政事范致能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累官吏部郎出知處州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輸第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壁與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

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所請國信使圖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於載書中不許王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累官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君武林

成中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張震對自號石湖高宗嘗書石湖二字賜之杭人重其德業因名其居側之橋曰石湖橋所著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湖船錄等書行世

資政殿學士牟存叟子才 子獻附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悅吳興山水寓居安吉州嘉定聞官史館檢閱對延英殿首陳六事三策受知理宗嘗曰牟子才好儒士夫晚年遷著作郎力辟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章進上意始就職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辭旨剴切舉朝誦其文皆曰此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兼權禮部郎官遷軍器少監時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而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子才上疏救之悉報進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子才羞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當是時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辭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郎爲書行以爲敘復地帝曰諭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

相又道帝意子才曰旣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
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
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飭似道不樂
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
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
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蘄楚光黄均房巴閬綿
劍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大怒曰
是欲削吾地也時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
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

敗黨灼以官爵爲市緡紳之無耻者輻輳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不得已改子聰知澧州待次子才遂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未幾召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乞身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凌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

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鞾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以拓本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於帝乃與丁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公宴及餽過客爲人巳降兩官猶未巳帝疑之密以輭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以爲無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于聰帝曰然事遂解議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巳

而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外乃徙子才宮
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陛見帝大喜慰諭者久之即
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復有內侍
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
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
巧擢權禮部侍郎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
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
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
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平江守吳

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畒遺子才皆鄒之身後家無餘貲

賣金帶乃克葬子巘大理少卿

刑部侍郎楊宜之由義 子巽附

楊由義字宜之開封人家世爲將建炎初京師失守父

奉直以單前正將扈駕至杭未幾虜復寇杭奉直捍敵

於外由義奉母避地鹽官虜騎蹕至母沉於河由義被

執累日而逸瘖瘂不第吏部朱松延請誨其子熹後以

父恩補右階監贍軍南庫隆興初盧仲賢使虜辟俞由

義請行以關門祇候充奉使捡圖虜折之使拜不屈全

節而歸換通直郎詞曰黑厥之爲子木先冀獲成言之信鄭泉不對單于拜蓋其自誓之堅官至刑部侍郎贈朝奉大夫卒於鹽官私第朱熹欲銘其墓嘗曰忠義大節夷夏稱歎會熹卒不果子九疇以父任帥襄潛夔有善政統領蜀賦死國事加贈五官官其子一人

潮州守徐德操定 子璞璸孫似孫附

徐定字德操泉之晉江人舉稱調處州教授娶永嘉龍氏因家焉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時當州妖人胡木匠誘衆作亂聚至數千人守適夫代者未至盍縛一延掾

貫其耳以徇人心胥恐漕司檄定往撫州事定單騎馳入境下令曰汝等苦飢耳能自首者亡罪其衆立時解散胡木匠隻身遁去州境獲安擢守潮州卒 其子璣瑄

璣字致中工詩世稱四靈璣其一也終長泰令孫似孫仕至浙東帥叅宋亡劉万奴欲屠城似孫力爭獲免鄉人德之

泰州知州輔達

輔達趙州人寓居崇德乾道間爲後軍統制孝宗欲處以邊郡問其能勝任否曰當以家法治之又問何法曰

子䖍軍民愛惜財賦遂除知秦州語寮案曰吾目不識字手不能書但心能獨理耳能聽訟爾郡中果大治

國子監祭酒王元石介

王介字元石婺人徙家金華從朱熹呂祖謙游紹熙初登進士第三除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以闕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官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

問事出御批遂成此符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
封還今宰相不敢封還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遷太學博士韓侂胄惡其切直出知邵武軍侂胄之隸
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
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
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未幾以服闋補知饒州
未上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時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
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於是黨附者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歸侂胄誅召介還除右司太子舍

人兼侍講遷國子祭酒會久不雨詔百官指陳缺失賢
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言瀆法天地降災策
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蕃
秦之覆轍可以爲戒不報歷太子右諭德兼權中書舍
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闗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
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諭介曰
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中宫意斷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
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宫禁權且下移諱敢以忠告陛

下者力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德清丞方智善淑

方淑字智善牂牁人紹興初舉進士爲德清丞愛其溪山之勝遂家焉以持論平正不附秦檜意責罷

防禦使孟德夫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慮暐南渡家於歸安開禧初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捍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秉義郎京西提轄駐劄襄陽金人犯

境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三伏以待之
喋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
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捷聞差權棗陽軍
初視事一令中見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
積水修治樓櫓簡閱軍旅未幾而金酋完顏賽不擁步
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
列濠外飛鋒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
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遁去賜金帶轉武德郎次年金

帥完顏訛可復擁步騎薄城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十人金人乃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鏁礦石工晝夜脂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隨方禦之不得逞金人又擿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衫濡華家火山覆以氷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自昕至夕金兵墜死剚刃者無算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率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下金兵死者千餘弩

子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之、天反風、金人愈憤、砲愈急、會王大任統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鬭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横尸遍地、詭可弃帳走、獲輜重牛馬以萬計、捷聞、朝廷方錄前戰守功、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焚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矣、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計、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創屋以居、籍其勇壯號

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儀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兼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自有傳

周昭禮煇

周煇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間居錢塘清波門之南博學工文辭隱身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簡亢自高未嘗報謝非義之餉一介不苟取藏書萬卷父子自相師友譔清波雜志十二卷

禮部侍郎洪芹

洪芹尚書僕射适之曾孫以祖蔭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歷官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秘書少監升直學士院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

況灸乗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徽奏曰方國本多虞潛
星馳赴闕埋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
詩所謂將燕將樂女轉弃予乎慷慨多言天下義之遷
禮部侍郎帝鋭意獨用而以論去寓居嘉興怡然自適
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

參知政事高不妄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寓居烏程之王村皋紹定
二年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將父稼知沔州死於兵斯
得月夜西向號泣會其僕至自沔知稼戰歿處與斯得

潸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流下服除而哀傷不已無仕進心川帥李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書成進於朝遷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過對容聽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出判紹興府杜範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復上封事極言嵩之以大姦稔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之是矣第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乃一切寢而不宣是以為言並與善類解體謂聖

意之莫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
者甞之恨切骨與羣憸合力排擯斯得力求補外差知
嚴州遷浙東提點刑獄移湖廣按富民陳儔老姦罪籍
其家其婿與自性厚賂宦者使中傷斯得乘間言於理
宗曰高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顧易一近地理宗曰高斯
得硬漢也安得有是召爲禮部郎權左司兼侍立修注
官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路計度轉運
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
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

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爲之罷丁大全入相御史沈炎論斯得以圖冒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轢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旣論拜斯得浙西提點刑獄炎浙西人乞於上蕭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度宗即位召爲秘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未幾帝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忠憤激烈指陳嘗

時之事無所遺拜參知政事元兵下饒州臺諫徐直方
等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外籍錄其家丞相劉夢
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言籍錄擾及無辜斯得
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詆
塞遂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淛併罷斯
得而於是宋亡

右文殿修撰熊濟甫炳炎 弟焕炎附

熊炳炎字濟甫宜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人理宗
朝為諫官論奏累數百上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動炳

炎痛疏其害、復面奏懇惻、涕淚俱下、上爲動容、然未有寢命、炳炎論愈力、嘗宰語人曰、焦生非攻括田、實攻我也、炳炎聞之不爲變、爭之益力、必報寢而後已、尋除太常少卿、疏辭去國、累除淮東湖北漕、悉不就、改吉安府、不得已就職、以右文殿修撰致仕、弟煥炎字晦用、亦舉進士、登對論奏切中時弊、有兄之風、生平英邁慷慨、猷邊多顯效、仕至鎭江太守、

敷文閣學士言宗文通

言通字宗文、本吳人、文學子游之裔也、咸淳二年以敷

文閣學士知紹興悅其山川之秀遂卜居焉子孫遂爲山陰人

顯謨閣學士劉德修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除劒南東川節度推官召對論災復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右正言出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爲侍左郎官光宗初政方嚴御史之選顧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沉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極論朋黨邪正是非之辨言甚剴切章旣下讀之有

流涕者徙大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提刑江西時
孝宗不豫上又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
羣賢并力一心若上未過宮宰相不可歸安私第林陳
二閤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閒宜用韓魏公逐任
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謫大臣亦當收兵柄寄布腹心
俾緩急有可仗者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面
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閤門使韓侂胄寖擅威
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

會稽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劉光祖連上疏論
救俱不報已而論罷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
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
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
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
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
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復職歷官顯謨
閣學士以蜀地險遠寓居德清之新市市人呼其家曰
小川劉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

彪祖論議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知言

端明殿學士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避亂徙合肥以祖父廕補官建炎間扈蹕南渡僑寓嘉興以事忤秦檜去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召試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知廬州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　繼斥逐而希呂後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屩以行廷

不爲擾由是直聲聞於遠還淳熙八年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舉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紹興和買絹最爲民病韓屢經裁減額數尤多希呂復奏減六萬七千疋太守洪邁繼而行之由是越民始安仕終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移家會稽貧不能廬寓居僧舍孝宗聞之賜地一區錢六百萬緡令有司造第於越之東隅子孫世居焉即今所稱後衙池也

刑部尚書程季與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負奇節不肯依阿舉嘉

定四年進士歷官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御史杜範論
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
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畏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
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弃其諫者
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廢其紀綱自蔽其耳目臣恐自
此同類沮失各起退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
立無助矣遷著作佐郎兼直舍人院時諫官郭磊卿以
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
俾安厥位已而史嵩之自淮上入相臺諫劉方叔章[illegible]

綸他徒、公許又奏外難悉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
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
少監、拜太常少卿、力請外、遂以直寶謨閣知袁州、及還
不才、臺諫權、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
不堅疑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
時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經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
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昌嘗以詐獄追逮、或云
詐以死聞、清之遣關號泣、請於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
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揉、恐其積習沉錮、重爲蠹

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遣中貴人密以公許疏示清之清之銜公許入骨。日夜於經筵短公許而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已而差知婺州。未上帝復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入對疏陳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

且忽以郷庠教選而更張之使縫掖皇皇靡歴敢懸而不敢議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清之盛不樂授纂御史陳埃以劾公許太學生劉黼等百餘人伏闕上書論埃且請留公許而公許卒遺表上帝嗟悼贈宜奉大夫官其後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數十年家無美儲賑給親戚惟恐後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叅知政事楊元極棟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歷官樞密院編修官出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歸田訓其子弟遷都官郎歷左右司郎官陞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淵郡察寃獄最爲簡易歷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棟爲山長詔從之因卜居於台未幾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尋奉祠卒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二氏負海内重望學者稱

爲平舟先生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處士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黄幹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固於京邸孤潔抗高不取非義年且八十矣不以窮老失節臨安尹趙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不報死葬西湖上與懽歲一奠其墓都人謂端明此舉不異曾參之事蓋公至今以爲美譚

周子受祁

周祁字子受自長城徙居武康以春秋登進士第沉歛

寡交、不事表暴、恬然若布素無仕進心、丞相留正薦將以文行薦於朝、除諸王宫教授、以疾力辭、累敦促赴關、卒不就、

觀文殿學士李長孺曾伯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寓居嘉興、曾伯儒而知兵、有器量、歷官通判、制置安撫學士等官、宦轍遍宇内、淳祐間特賜同進士出身、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其後旋起旋罷、仕至觀文殿學士、贈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闖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

卒嫉之不竟其用有可齋類稿行於世

國子正鄭宗仁樸翁

鄭樸翁字宗仁平陽人以上舍釋褐歷麗州教授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骸骨暴露樸翁不勝悲憤與友人林景熈謀間行拾之語在景熈傳中既而歸隱薌山瀑下會稽王英孫高其誼延致賓館教授子弟二十餘年以病卒林景熈志其墓曰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由長至老又同出處而从沉淑直方自許致君澤民志不獲遂猶以語言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啣土厎

可悲也所著有四書要指二十卷正義一卷雜著二卷日續古有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並傳於世

端明殿學士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秘閣修撰知廉安府兼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俠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禮堅奉表祈請於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

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君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
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三官北遷鉉翁再率故臣
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衆無以
保存其國見者莫不太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
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被
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以館河間以經教授數爲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歎息成帝即位放還
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居於越與林景熙相唱
和以憂終

謝皐羽翺

謝翺字皐羽福之長溪人父鑰以春秋名家翺世其學倜儻有大節而獨行好修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恐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身遠遊因自號晞髮子當元兵取宋時文天祥開府延平翺傾家貲糾里中豪傑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故家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見者絕倒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

會男遂絲社會稽名其會所日汐社期晚信也會行禹
穴閒嶺山左右窺祕思諸陵北向哭東入鄞過蛟門際
大海則又哭晚登子陵釣臺遥絕千尺西望臨安故宮
猶隱隱煙樹間不勝黍離之感急命酒設天祥主於石
上酹酒慟哭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以招之歌曰魂朝
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
畢竹石俱碎哭失聲其志蓋汗漫浩不可羈視世間無
足儕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即忘游倦即尋隱流方外
異思齊輩隱咏自適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

遺老尚多存者咸詫見翺晚明年以疾卒年四十七屬纊屬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中惟方鳳吳思齊最善慎收吾文付之已而鳳與思齊果至相與葬翺於白雲村以文為殉伐石題之曰闕詩人謝翺墓初翺以册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方鳳為作許劍亭於墓左從翺志也

資政殿學士文時學及翁

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徙居吳興仕宋歷官資政殿學士景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

閉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

元 共二十七人

禮部尚書謝叔敬昌元 子大椿附

謝昌元字叔敬西蜀資州人類試四川第一調紹慶府教授遷太學博士知封州提舉廣東茶鹽奏鬻鹽銀以寛民力疏入不報捐俸代償之爲沿海參議官因家於鄞開慶初長子大椿挈其家屬來舟由鄂州元世祖壁兵江滸獲其舟以大椿歸甚愛之俾給事殿中十四年宋平命大椿召昌元入朝上漆器之呼爲南儒預議中

書省事爲禮部尚書上疏言增軍餉結民心除僞吏職
新軍上允其議又乞行選舉收遺書擇按察官嚴贓吏
法置登聞鼓院至元混一之際朝廷大議冒元皆得與
聞後乞身歸卒葬於鄞

南坡老人戴仲文時才

戴時才字仲文鄱陽人丰度清雅喜賓客好施與至正
間薄宦兩淮有長才短馭之歎遂弃去買舟南下渡錢
塘觀胥濤素車白馬千乘萬騎從海門而來勢吞天漢
不覺魂動直抵蕭山採五洩之奇遂忘身世竟卜居湖

湖之濱以登涉吟詠自娛人稱爲南坡老人

監察御史斡勒海壽

斡勒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爲人剛正有志氣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中外想其丰采時歲中侍御史合麻及其弟雪雪交通賄賂怙權肆虐道路側目海壽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乃諫許風聞言事别日擊乎遂疏其罪惡對仗彈之一時權貴爲之束手官至浙東廉訪使

太常斜汗伯機樞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郡人仕元爲江浙行省都事愛西湖山水因家於杭風流文雅善詩歌尤工染翰名在吳興趙文敏伯仲間遷太常典簿致仕西蜀虞文靖贊其像曰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服識二妙於遐邈

劉師魯汶 劉蒦附

劉汶字師魯鄖王之六世孫也占籍錢塘以文章淑後進德行學術與劉蒦齊名劉蒦字聲之莆田人也占籍

於杭與師魯俱以文行為一時寓賢之首稱二劉先生

東門老人杜行簡敬

杜敬字行簡人梁人至元大德間朝廷講求禮樂之事敬與其友張君錫同寓於杭是時集賢柴貞父尚書高彥敬都曹鮮于伯機承旨趙子昂侍讀鄧善之尤善鑒古行滿栽敬與之上下其議論諸公以為博雅延祐初朝廷首起張君錫為大樂署丞及行簡行簡善鼓琴知音律尤長於書畫古名人墨跡大冠長裾優游湖山文酒間號東門老人

張潞公仲舉翥

張翥字仲舉其先晉寧人父爲吏從征江南調安仁尉又爲杭州鈔庫使因家焉翥少豪放不羈好蹴踘走馬喜聲色不以家業屑其意父憂之一旦改節閉門讀書因受業於李存又從仇仁近學以詩文名一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封潞國公所著有蛻庵集忠義集翥初在都下嘗寄周伯琦詩曰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纖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惶淚哭盡平生舊

啟人其詩多憂時傷慨類如此

翰林學士貫酸齋雲石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為氏名小雲石海涯生而神采秀異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故常意言出人意表仁宗時官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結廬龍華山上自號酸齋

教授敖君善繼翁

敖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

者尉惟事經史與下名士從之游者甚衆浙西平章事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

集賢直學士鄧善之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至元中辟杭州路儒學正因家於杭累官翰林待制出僉浙西肅訪司事吳興民夜歸爲邏還者所逐逃去忽追及刺之仆地比死其兄問殺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兄愬有司執前初更者誣服繫三年文原行部錄之疑焉鞫之乃得真殺人者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獲盜獄成誣郡友葉巽[illegible]

火竟失汝惟文原曰此必有故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人皆以爲神文原傳學工文家貧行潔屢拜清華轉以疾辭官終集賢直學士謚文肅

福寧州尹王伯敬簡 妻潘氏子相楨附

王簡字伯敬霑化縣人父吉昌任濟南府治中元統間簡以材薦授祁陽縣尹後改尹烏程因家焉後遷福寧州尹至正十二年劇賊王善寇建邵迫州境簡率民力戰馬中流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尸立不仆頸中無血惟涌白沫如流賊驚以爲神次子相亦被擒還害妻

潘氏聞変恐被辱先自縊家奴逃還報其長子楨楨往收得父母尸歸葬烏程江浙行省上其事贈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大原郡侯以楨襲父爵除紹興總管張士誠陷其城亦以不屈死

洛下遺民郭彦澤

郭彦澤河南人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有葛先生者神於醫畫以其術授之避地武林自稱曰洛下遺民

戶部尚書貢泰甫師泰族子友初附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蚤歲游京師入胄監時吳

草廬趙松雪及虞揭諸名公皆與之游後中歷累官至編修又擢平江路總管值張士誠兵亂隱居吳淞江易姓名作幽憂賦以自見至正間起授兩浙運使戶部尚書奉命漕閩廣累海上多警留居海寧與諸生朱𥟖謝廬胡奎輩講學八月自海寧航海達閩轉漕京師大年自閩浮海復還海寧寓縣東湖塘村命其里曰小桃源卒葬湖塘村之南所著有玩齋集行於世其族子名友初至正間從師泰參政江浙行省因僑寓錢塘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獨迮戴伯貞還廣西一律敘事委

由而感慨繫之爲時所稱賞

馬從事易之

馬易之名乃賢本葛邏祿氏漢姓爲馬世居西北之金山後爲南陽人其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易之遂家於鄞博學能文尤長於歌詩志尚高潔不屑爲科舉稱祿之文平生所爲歌詩不規規雕刻而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嘗游京師出入賢豪間每一篇出士人輙傳誦之至正間用薦爲編修官需次於家時桑哥失里同知樞密院事領軍東薊州辟爲從事官後命務軍直沽易之

病風痺而卒、所著有金臺集、海雲清嘯集行世、

侍儀舍人陳雲嶠柏

陳柏、號雲嶠、性豪宕、喜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使、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常爲侍儀舍人、內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節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藏太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騎之、遂終身不見、嘗夜命監籍祭器於杭、無錫倪元鎭、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盛、酒終、爲別、以一帖餉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豆觥、引妓樂、促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

在京時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他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汁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躅躇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西湖縱游兩峯三竺間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客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

繆叔彝綸

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游於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杭人憐其以身殉父也醵錢以葬伐石題之曰東平繆孝子墓

孝子張端 父君錫附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焉時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爲樞幕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被俘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覲爾家勿以我爲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

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明善沉君錫於江端即擲身江中抱父俱沉而死父子忠孝人至今偉之

可閒老人張光弼昱

張昱字光弼江西廬陵人至正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而所卜私宅在壽安坊頗湫隘甚昱居之晏如也因署楹間曰晏居張士誠起昱棄官不仕頗以詩酒自娛號一笑處士及元亡　高祖聞其名召見欲官之因其老曰可閒矣放歸故又號可閒老人當是時其居已敝友人凌雲翰爲醵錢輯之交游爭爲之助不旬日厥

輸奐一新昱每處西湖上簏衣糲食讀書賦詩以適其志所著有左司集行世

薩都剌天錫

薩都剌天錫鴈門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風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風日晴美輒肩一杖掛瓢笠脚踏雙不借徧走兩山間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無不窮其幽勝至得意處輒席草坐徘徊終日不能去興至則發爲詩歌以題品之今兩山多有遺墨而西湖十景詞尤膾炙人口竟莫知其所終

丁鶴年

丁鶴年先西域人父職馬祿丁徙居武昌鶴年因以丁爲氏生甫十歲屹然如成人武昌以鶴年偶儻類已俾㕑從父桓州職鶴年辭貊益厲志文學年十七通詩書禮三經元至正間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以行備歷難阻聞從兄吉雅謨丁爲定海令徒步往依焉薦章凡九上皆辭不就既而兵戈四起鶴年流匿海島中轉徙不常入國初占籍定海鶴年又處艱疾隆冬衣不掩脛蔣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湑然不樂仕進凡憂憤

愉悅皆發之於詩歌所著有海巢集

李原善善

李善字原善山東東平人父灝仕元為三山廵檢遂家於慈谿善刻苦摩厲篤志問學處躬約簞瓢自樂襟度豁如喜怒不形於色人莫窺其涯涘嘗扁所居之室曰人性皆善日吟哦其中人美其詩詞豪放目之曰小李白所著有崇陽藁

鄒聞達世聞

鄒世聞字聞達登之黃縣人用世襲管軍百戶戍於海

亭地瀕海竈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竟法閭曰民貧故耳卒不竟法民皆稱爲鄒父會張氏陷浙西見元兵有從逆者罵切齒駡不絶口後屏居峽石元亡不食而死

明共一十九人

兵部尚書溫祥卿

溫祥卿大同人精通陰陽術數之學元末避兵家於長興耿炳文初下湖州民心未附祥卿杖策以布衣進謁炳文與語奇之遂留叅軍務祥卿即爲炳文畫策即發

廩以賑飢者出精兵分據要害治戟具爲守禦討東

而巽乎實炳文爲之前角也祥卿以贊畫功累官至兵部尚書時天下初定　高皇帝留意民艱簡大臣有才望者十三人出爲十三省布政使祥卿與焉而得四川

高皇帝特命學士宋濂譔文贈之當世以爲榮

戶部侍郎高季廸啓

高啓字季廸姑蘇人爲吳下詩宗元季避地蕭山天兵下平江始還故里仕至戶部侍郎其詩文有缶鳴槎軒太史等集行於世

國子監助教李宗表畢

李暈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康鄭僑遊僑奇其才以女妻之避兵金華䣊翔永東二邑間國初有司奏補國子監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永康魁山下講學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不以貧屢介其意天台徐一夔嘗評其詩云其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援若索之態而聲者天出不踰盛唐矩矱識者以爲確論門人唐伯遷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

貢友初性之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師泰之從子也初以胄子除簽
尉有剛直名後藉閩理官元亡　高皇帝徵録師泰之
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改名姓居會稽躬耕自給或勸
之仕黙不應卒門人私謚曰貞晦先生

太常張來儀羽　徐賁附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
吳興以詩約其友人徐賁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
繞郭羣峯列廻波一鏡如鑑餘郎宜稼穡樵罷亦堪漁結
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山東洪武初仕

至太常寺丞、兼署翰林院局掌文淵閣事、詩文奇古、尤善畫、葬九里岡、溯學教授金華童冀銘其墓、徐賁字幼文、蘇州人、因張羽之約、遂遷烏程之蜀山、詩有北郭集、以吳中所居在北郭故也、當是時高啓楊基與羽賁齊名、時稱高楊張徐

太常少卿高士敏巽志

高巽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寓居嘉興、師事宣城貢師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之祐、爲文有氣骨、成一家言、以薦起鄮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爲翰林編修、

官至侍講學士、太常少卿、卒諡文忠、

文淵閣待詔陳中復遠

陳遠字中復、濮之鄄城人、生而穎悟、讀誦一過輒不忘、弱冠游學宣饒閒、從中書左丞韓伯高受易、得專門奧旨、工草隸、得晉人筆法、藝事無不研習、而尤善摸寫人物、遊四明、愛其俗尚淳厚、遂家焉　太祖耳其名、召至闕廷、命寫　御容、稱旨、賜金帛、以文淵閣待詔歸里
成祖繼統、復遣中貴驛召入覲、賜賚益厚、憫其年老、賜歸、遠為人清峻剛直、毅然不可犯、而意度閒雅、接之則

雅氣藹如故、士大夫多敬慕焉、

監察御史桑仲修慎

桑慎字仲修、世居常州、遷嘉興、性孝友、苦行力學、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見事廷諍、朋友有過、輒面折之、以行部湖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州安置、已而召還、卒於家、

戶部員外郎邵伯正

邵伯正、先世汴人、宋南渡居高郵、洪武初、徙家嵊縣、由鄉舉爲南京戶部員外郎、善經賦、出納惟允、以廉能稱、

尋有令江浙人不得官戶部遂謝事歸杜門好書善敎族明宗纂敘圖系剏修爲之歸厚云

知雲南縣高彥高岳

高岳字彥高本畏吾氏高昌裔也大父事元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岳博學有才華儀容秀整人望而敬之工草書丹藥卜筮之術無不研解洪武間薦知雲南縣免官寓家嘉興之魏塘子孫今爲魏塘人

會稽二無名氏

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爲樵者寓若耶溪日齎薪頭

束足食則已食已往畫詩溪沙上畫已輒亂其沙人惟之一日忽從後抱持乃得讀其詩云夢入鴛班覲紫宸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荷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一為僧寓雲門寺不知其所由來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牀泛舟四游賦詩瀟灑歸則焚之不留一字此兩人者疑皆建文忠臣變姓名而逃者也

赤松山農金元玉琮

金琮字元玉世為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為兒時與羣兒

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半棄去謂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克然有得乃下筆爲文章浩瀚有奇思鵬騫海怒令人不可正視歷試不偶於時益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咏尤嗜臨池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嘗遊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家焉自號赤松山農居常遐觀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欽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大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山

俱文雅克稱其家、

鄧吏部林

鄧林南海人初名善觀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成祖更名之曰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歸居於武林詩文爲一時推重

行人司副唐子迪志大

唐志大字子廸上海人嘉靖辛丑進士奏名三甲第五例當得華要之階時母老乞南曹冷局以便就養遂得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而母病、

依違者久之遂上疏乞終養歸敦行色養之道躬親稼穡秫豆於圃種魚於池以給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略不為意人以非道餽之弗受也閒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遂無復有用世意方與二三同志擬結社山中為終老計而倭從海上起矣初倭寇之來不滿百人東南久不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志大歎曰寇玩我矣且貪與中富後必大至因作海防議其言鑿鑿切中肯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歎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閩與輿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與

羣從弟妹子壻居焉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闢地結廬數十椽合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反手措而志大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無何而疾作先母夫人志大朝夕扶侍得無恙而姊壻與季父輩相繼淪逝志大不勝哀痛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葬故鄉復趨還與興遂及於病竟不起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志大乃合其族以身任之嗣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君人者聞志大之風有不尹媿

者乎志大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族邪嬌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肯爲詭異可驚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於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奔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畜、卽冠屨裘褐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更爲之、至於賑給貧乏、如恐不及、其人吳興也、同郡徐泰化侍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憾憤、發此唱酬、與稚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又輯

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武功關中人眉宇炯炯冠岸獨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悉冥其學遂棄家入太白山窟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為詩豪宕孤騫前無古人遂名流勝士輒唱和擊鉢限韻響未絕而詩成諸辛驚耳一時詩名噪天下中歲好游嘗往來西湖苕霅間蹤跡大半寄山寺中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且好談時事幸叢劇名實用世之士顧益喜願與之交後買

田茗溪之傍居焉建業劉麟龍霓咸往唱酬與其列隱
置暨一元結社遂號茗溪五隱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

劉麟字元瑞金陵人宏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知
紹興府時中貴劉瑾招權納賄天下諸郡邑爭輦貨賂
趨其門麟獨清介自矜絕不通瑾儀之㧞摭微細奪其
官郡從中下士民聞之奔走號泣爭斂千金爲贈麟笑
曰昔寵一錢今與寵孰多耐華以古今人不相及耶㧞
去之越人感其德爲像祀之名曰小劉祠蓋配寵爲大

劉云旣免官悅雲川山水遂寓居長興適歲飢晨炊不繼士大夫相與謀曰可使劉元瑞飢餓於我土地耶斂粟贈之笑而不受瑾誅復起累官至工部尚書立節慎廉宿弊盡剗宦途所至勳業卓然至居林下蕭然一室清苦砥礪賦詩自娛尺牘藻麗人爭寶之李默作坦上翁傳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袁武選永之袠

袁袠字永之長洲人生而奇穎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嘉靖乙酉應天鄉試第一擧進士授武選主事僩

忤當路編戍湖州衰至吳興寓居城南之峴山寺樓青

弔古悠然自適後人以其所寓處稱爲胥臺讀書樓蓋

因號以致思也

行人薛尚謙侃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操行純固夙慕正學嘉靖間登進

士官行人司司正時　世皇帝前星未耀有議者憂之

侃具疏草有定國本辨人才等語當是時永嘉方柄國

而貴溪新有寵永嘉患其偪已思去之未有間也適有

補得侃疏草者齎獻永嘉永嘉入言　上此夏言所爲

所導薛侃上疏不數日侃疏果上　上大怒急捕侃得平臺親鞫之令其必引夏言侃厲聲曰疏萬罪皆臣侃所為何與他人拷至死者再體無完膚竟不變詞上尋亦廉知其妄乃釋貴溪而罷永嘉侃以狂妄褫職於是朝野人士昔重侃勁氣瀕死不易詞有古烈士風侃素慕王陽明先生學早出其門精思力踐師門以勇銳見稱既以罪廢遂徙家於杭築天真精舍以祀陽明而時與同志講學其中且為戒於後曰此講學公所後世王氏薛氏子孫世世無所與

孝豐知縣施以德懋 戴經附

施懋字以德，應天府人，善詩文，以鄉貢授龍泉學諭，歷孝豐知縣，致仕，官無全貲，家無留業，挈其妻子，寓秀水之醋坊橋。懋嘗從南都侍御戴簡庵學，乃與其子經歷忘年交，後以詩歌相唱和，往來益密，遂相依以居，年七十七，以壽卒，經為營葬於大彭之野。